

淺論《詩經》中的“車”

王 瑩

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上自西周、下至春秋約五百年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稱一部遠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孔子早就告誡他的弟子們要好好學習、研究它，理由之一是學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實，僅僅從認識的角度而言，《詩經》的功用也遠不止此，譬如對遠古車的瞭解便是其中之一。據我們調查，《詩經》中關涉到車的詩歌多達五十多首，約佔到全部篇目的六分之一以上。從分佈來看，幾乎遍及其中的“風”、“雅”、“頌”；從具體內容來看，包含了車的二十多個零部件，十多個品種，實在可謂豐富多彩。本文擬就此作一個粗略的討論。

《周禮·考工記·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其實，輪正是車之所以成其為車並區別于古代其他工具的最重要的區別性特徵所在。《魏風·伐檀》所描寫的緊張而熱烈的勞動場面中，就有勞動者在“坎坎伐輪”。《說文》：“輪，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是古代木車的車輪分無輻與有輻兩種。無輻的車輪全木實心，既重且受力不均，容易變形；有輻的車輪則因輻條的均勻分佈而分散了壓力，重量減輕了，又堅固耐用。從出土文獻看，商代的車輪已經有輻了。《說文》：“輻，輪輅也。”《周禮·考工記·輪人》：“輻也者，以為直指也。”《伐檀》中又有“坎坎伐輻”的描寫。輻條的一端連接車輞，另一頭則插

入車轂。《老子》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周禮·考工記·輪人》：“轂也者，所以利轉也。”《秦風·小戎》：“文茵暢轂，駕我騏驎。”毛傳：“暢轂，長轂也。”朱熹《集傳》：“轂也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轂是輪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件，它既受到來自車輻的壓力，又要承載車箱的重量，所以又稱“車腦”。據《詩經》描繪，它的兩端有皮革裝飾，這種裝飾叫“軈”。《說文》：“軈，長轂之輶也，以朱約之。”《小雅·采芣》：“約軈錯衡，八鸞瑤瑤。”又《商頌·烈祖》：“約軈錯衡，八鸞鶉鶉。”鄭箋：“約軈，轂飾也。”有學者也認為“軈”是用來纏束以便加固的皮革。戴震《毛鄭詩考證》：“軈，《說文》亦作軈，從革。軈即《考工記》之疇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疇于轂也。”轂的中心包裹住的便是軸。《說文》：“軸，所以持輪者也。”（依段注本）《詩經》中已有“軸”，不過用於比喻引申之義。《衛風·考盤》：“考盤在陸，碩人之軸。”姚際恆《詩經通論》：“軸，車軸也。軸以運車，取義盤旋于其中也。”

由上可見，作為車的關鍵部分，幾乎其每一個重要構件都在《詩經》中有所記載。

凡車必有兩輪纔能運行，而輪由車軸連接，車軸的兩頭叫做“軌”。《邶風·瓠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軌以上為軌。”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五：“軌者，軸之兩端。”段玉裁《詩經小箋》：“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軌。”車輪之外綁上的兩根直木，用來加強車的承載力，叫做“輔”。《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孔疏：“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覆車也。”車軸兩頭為了使輪子不致脫落，必須用小鐵棍穿過軸管住，這個部件即“鞶”。《小雅·車鞶》：“問關車之鞶兮。”陸德明《釋文》：“鞶，車軸頭鐵也。”戴震《毛鄭詩考證》：“軸端鍵謂之鞶，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軌之上用來載

人或物的部分便是車廂，《詩經》作“箱”。《小雅·大東》：“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箱，大車之箱也。”孔疏：“車內容物之處爲箱。”古代車箱兩旁板上的橫木叫做輶，兩輶上都有向外反出的曲鈎，其形如耳，叫做“較”；車有兩較，所以稱“重較”。《衛風·淇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陸德明《釋文》：“較，車兩傍上出軾者。”馬瑞辰《通釋》：“較，《說文》作較，云：‘較，車輶上曲鈎也。’蓋車輶上之木爲較，較上更飾以曲鈎，若重起者然，是爲重較。”此外，用來束住車箱的木頭叫做軫，《詩經》中謂之“收”。《秦風·小戎》：“小戎儻收，五檠梁軾。”毛傳：“儻，淺；收，軾也。”陳奐《傳疏》：“其四面束輿之木謂之軾，《詩》則謂之收。收，聚也，謂聚衆材而收束之也。”把車箱跟車軸緊緊連在一起的部件形似伏兔，叫做“輶”，《詩經》用“輶”。《說文》：“輶，車軸縛也。”段注：“謂以革若絲之類纏束于軸，以固軸也。”《小雅·正月》：“無棄爾輔，員于爾輶。”俞樾《平議》：“員者，旋也。……此經輶字，亦輶字之誤，輶即所謂伏兔也。”又《小雅·正月》：“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鄭箋：“僕，將車者也。”但一說此“僕”通“輶”，即伏兔。馬瑞辰《通釋》：“僕，當即輶字之假借，上言輶，下言僕，一物二名者，錯綜以見義耳。”

從使車運轉而用的動力來源看，古代的車有用人力推挽的。《說文·車部》：“輦，人輓車也。”《詩經》中也有記載，《小雅·黍苗》：“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鄭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此“輦”用爲動詞。但從《詩經》中可以看到，當時車的運轉大量使用的還是馬、牛等畜力。爲此，車上必須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部件，《詩經》中有的詩就對此進行了集中的描述。例如：

《秦風·小戎》：“小戎儻收，五檠梁軾。游環膏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又：“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騶，龍盾之合，鋈以艘軾。”

《大雅·韓奕》：“鞞鞞淺幟，儻革金厄。”

其中，車前駕牲口的兩根直木叫輶，因爲上曲前鈎爲穹隆形，爲屋之梁，所以叫“梁輶”。毛傳：“梁輶，輶上句衡也。”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輶者，曲輶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輶。”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大車左右兩木直而平者謂之輶；小車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謂之輶，故亦曰軒輶，謂其穹隆而高也。”車輶有皮革束札，這樣既是裝飾，又可使輶更堅固，叫做檠。毛傳：“五，五束也；檠，歷錄也。”黃焯《詩疏平議》：“梁輶以革縛之，又纏束以爲固，謂之檠錄。”車輶頭上用來駕牲口的橫木叫做“衡”。《小雅·采芑》：“約軹錯衡。”毛傳：“錯衡，文衡也。”車輶前端駕在牲口頸上的人字形器具叫“軹”，上引文中作“厄”。毛傳：“厄，烏囑也。”阮元《校刊記》：“段玉裁云：‘烏囑，軹也。’鄭《士喪禮》注云：‘今文軹爲厄。’可見軹爲正字，厄爲假借字也。”前端繫在牲口頸的皮套上，後端繫在車軸上，以便拉着車前行的皮帶叫“鞞”。毛傳：“鞞，所以引也。”孔疏：“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輶，其頸負軹，兩驂在旁挽鞞助之。”朱熹《集傳》：“鞞，以二皮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也。”繫在引車皮帶上的環叫“續”。毛傳：“續，續鞞也。”陳奐《傳疏》：“續鞞者，繫於鞞之環……蓋鞞以皮爲之，鞞環所以繫鞞，是曰續。”服馬外邊也有兩根皮帶，其兩端繫在衡和軹上，以防止驂馬入內；因爲它們的位置正當服馬兩脅之外，所以叫做“脅驅”。服馬背上又有活動的皮圈，驂馬的纏繩就從中穿過，以防止其向外滑出，這就是上文中的“遊環”。毛傳：“遊環，斬環也。遊在背上，所以籟出也。”鄭箋：“遊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爲了禦手便于指揮操控駕車的牲口，上引文中還有馭使牲口用的纏繩“轡”，其中用於驂馬兩側的纏繩叫做“軹”，還有用來繫轡的一種有舌的環，即“轡”。此外，上述引文中還有用皮革裹札車軾中段人

所憑靠的部分，即“鞣”；有用淺毛虎皮作的車軾覆蓋物“淺幘”，以及車上有花紋的虎皮坐褥“文茵”。

至此，一輛完整的車已清晰、生動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仔細考察不難發現，它的構造是如此精巧，設計是如此積密，連細節也都如此周到。《周禮·考工記·序》：“周人上（尚）輿，故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驗之以《詩經》，其言信然！

《詩經》還描寫了多種不同類型的車輛。

從整體特點來看，有載重的牛車，如《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朱熹《集傳》：“大車者，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有輕便的輜車，如《秦風·駟驥》：“輜車鸞鑣，載獫歇驕。”毛傳：“輜，輕也。”馬瑞辰《通釋》：“輕車，古爲戰車，田時蓋以爲副車。”有檀車，因車輪多以檀木制作而得名，又用以泛稱兵車或役車。如《大雅·大明》：“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孔疏：“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小雅·杕杜》：“檀車幘幘，四牡瘡瘡。”毛傳：“檀車，役車也。”

從使用者的身份來看，有諸侯乘坐的路車，如《秦風·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朱熹《集傳》：“路車，諸侯之車也。”又《大雅·韓奕》：“其贈爲何？乘馬路車。”鄭箋：“人君之車曰路車。”有大夫乘坐的大車，如《王風·大車》：“大車檻檻，毳衣如綦。”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有貴族婦女乘坐的翟車，用野鷄羽裝飾，如《衛風·碩人》：“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毛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有庶人乘坐，服役時使用，收獲時用來裝載穀物的役車，如《唐風·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鄭箋：“庶人乘役車。”馬瑞辰《通釋》：“古者役不逾時……役車，當謂行役之車。”

從用途來看，有打獵用的田車，如《小雅·車攻》：“田車極好，四牡孔阜。”朱熹《集傳》：“田車，田獵之車。”而其中最多的一組則是用於戰爭的戎車。如《小雅·采芣》：“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其中，供將帥乘坐的是元戎，如《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啓先行。”聞一多《風詩類鈔》：“兵車在前者曰元戎，將帥所乘。”供士乘坐的是小戎，如《秦風·小戎》：“小戎儻收，五檠梁輈。”聞一多《風詩類鈔》：“兵車……在後者曰小戎，士所乘。”在後的副車，又叫後車。如《小雅·綿蠻》：“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後車，倅車也。”孔疏：“兵戎之副曰倅。”戰爭中專用來攻城可以居高臨下的叫臨車，用來衝擊敵陣或敵城的叫衝車，如《大雅·皇矣》：“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疏：“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陸德明《釋文》：“衝，《說文》作輶，陣車也。”

《詩經》還記載了遠古時期車的一種特殊用途。《大雅·生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毛傳：“軼，道祭也。”孔疏：“謂祭道神之祭。”按《說文·車部》：“軼，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軼。既祭〔犯〕軼，轅於牲而行爲軼。《詩》曰：‘取羝以軼。’”祭後要用車輪碾過牲體，以示道沒有艱險，這在當今的人們看來，實在匪夷所思；但唯其如此，更證明了《詩經》在幫助人們認識我國遠古社會方面無可取代的重要價值。

〔參考文獻〕

- (1) 孫機《始皇陵 2 號銅車對車制研究的新啓示》，《文物》1983 年第 7 期。
 - (2) 聞人軍《考工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3 月。
 - (3) 孫機《中國古馬車的三種繫駕法》，《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 年 12 期。
 - (4) 向熹《詩經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 (5) 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玉瑩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2 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 610064)